

4.25—光照千古的道德豐碑

五年前的今天，在北京發生了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其深遠的歷史影響，人們至今仍無法估量。隨之而發生的一切一切，讓全世界每個知道它的人都在強權與良知、在真善忍與假惡暴之間做出選擇。

回首人類的歷史，從印度的聖雄甘地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博士，再到南非的曼德拉，任何一個大規模非暴力運動的發起者都是領導著一個國家的一個社會階層進行和平抗爭。1999年4月25日，當時遍佈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遍佈各個種族和社會階層的法輪功修煉者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推上了世界舞臺，在中國，億萬名修煉者更進而成爲一個磨牙吮血，殺人如麻的邪惡集團的鎮壓對象。從那時起，面對人類歷史上空前殘酷的迫害和鋪天蓋地的造謠宣傳，法輪功修煉者卻始終秉持著和平的理念向大眾揭露著迫害的真

相。這一波瀾壯闊的和平運動，無論從規模之大，涉及的國家之多、範圍之廣，還是涉及的社會階層之複雜上看，都是史無前例的。法輪功修煉者以他們的鮮血、自由和生命譜寫著一幅輝映千古的歷史畫卷。

對於「真善忍」的詆毀，就等於告訴人不能做一個好人，就是公然對抗人類普世承認的道德標準，對於修煉「真善忍」的人進行逮捕並大打出手，就等於是在宣稱做好人有罪。在這樣的情況下，法輪功學員應該怎麼辦，是隱忍偷安，還是揭竿而起？他們都沒有。他們的選擇是出人意料的。沒有喧嘩，沒有標語，沒有口號，沒有阻塞交通，沒有任何示威的行動，就這樣，他們靜靜地來到了中南海，希望有機會向國家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陳述他們的真實情況。在傍晚得知被關押的修煉者

獲釋後，他們又靜靜地散去。

他們的從容來去與平和舉止，卻觸動了一個竊國小人的脆弱神經。一場塗炭生靈的邪惡鎮壓從此拉開了帷幕。荒誕離奇的謊言，精心偽造的證據，大逮捕，酷刑，洗腦，強姦，精神病院和株連九族，江澤民流氓集團所動用的手段集古今中外人類一切殘酷肉體折磨和精神摧殘之大成，數百人被毒打致死；十數萬人身陷囹圄，飽受酷刑折磨；無數家庭妻離子散。

面對如此血腥和邪惡的迫害，法輪功修煉者卻從未以血洗血，以牙還牙，他們以大法弟子特有的大善大忍，和百折不回的堅韌，吃盡人間一切煉獄般的痛苦，將真相傳遍中國，傳遍世界。人們不但看不到法輪功修煉者的暴力行動，甚至聽不到他們的一句委屈，一句抱怨。

有多少人認真地想過法輪功修煉者的和平行動對他們意味著什麼？

就象人們在沐浴雨露陽光，呼吸新鮮空氣一樣，人們對於自身擁有的一切安寧與幸福渾然不覺，也很少考慮它的由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即使僅僅從表面上來看，就是現在，法輪功的和平精神也是這種幸福的原因之一。而代價就是法輪功修煉者以大善大忍胸懷的無私承受和付出。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法輪功修煉者都隱忍不言，也一樣可以會有世界的穩定。其實如果那樣，世界只會更加動蕩。舉最簡單的例子來說，中國的沙漠化造成沙塵暴頻頻襲擊北京和東北等地，甚至波及了周邊的韓國，日本和臺灣。比自然環境破壞更爲嚴重的是人類道德的沙漠化，它將威脅整個社會的存在和每一個人的安危。如果邪惡勢力對信仰「真善忍」的人們的鎮壓得逞了，那麼在中國就會充斥著「假惡鬥」，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將生活在謊言和暴力之中，永無寧日。

正如馬丁路德金博士所說，「任何



一個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對所有公正的威脅。」對「真善忍」的鎮壓從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必然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因爲對人類道德的摧毀絕非一個國家的內政，而是對整個人類道德良知和正義的公然挑戰。2001年11月感恩節時，來自十二個國家的36名西人法輪功學員走上天安門爲法輪功和平請願，更是給法輪功的和平行動打上了更加鮮明的國際化烙印。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面對鐵窗和酷刑，面對江澤民操縱的整個國家暴力機器，大法弟子堅定地邁出了自己的家門。這是仁者的胸懷，聖者的莊嚴和覺者的慈悲。他們忍受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但是，他們卻承受得那樣從容，那樣義無反顧。他們的所思所想，所做所爲，正成爲人類有史以來最高的道德豐碑。

「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論中國政府如何詆毀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整個世界都目睹了江澤民的殘暴冷血，豺狼成性，也親眼見證了法輪功的和平精神。雨橫風狂後，又見豔陽天。當歷史走過這一頁，人們會認識到，是4.25拉開了正邪較量的帷幕，也是人類道德走向昇華回歸的轉機。

文/章天亮

我有一個夢想

我有一個夢想

希望人們都生活在花的海洋
那裏到處是真誠的微笑
那裏到處是善良的目光
那裏到處是爲了別人忍受痛苦卻不見心傷

我有一個夢想

那裏的人們永遠沐浴著陽光
那裏沒有虛偽，狡詐，野蠻
那裏沒有自私，愚昧，欺騙
那裏沒有黑夜與荒涼

爲了這個夢想

我告別了爹娘，背井離鄉

爲了這個夢想，我受盡了世人那不解的目光

爲了這個夢想，我遍體鱗傷，受盡誹謗
爲了這個夢想啊，踏遍千山萬水，只爲尋找那曾純真的你，那迷失的羔羊
爲了這個夢想啊，敲醒了那沈睡了千百年的滄桑

如果生命給我一百次的選擇，我將一萬次的回答

法輪大法是我畢生的向往

今天的你們啊，是否忘記了來時的方向

相信真善忍吧，她使你不再迷茫

真善忍呼喚你，呼喚你那份純真與善良

1999年4月25日早晨，我到達府右街北口時大約七點半鐘。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兩邊已經站了許多學員，人雖然很多，但既沒有阻塞交通，也沒有喧嘩聲，排列得整齊整齊。沿途我沒有看到我認識的學員，倒是隨處可看到一些年輕人拿著對講機在報告情況，衣著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後人群中響起了掌聲。我轉身一看，幾十米之外，朱鎔基正走出對面的大門，身後跟著幾個工作人員。我快步走，往朱鎔基身邊靠近。這時，有學員提醒大家原地不要動，維持好秩序。

朱鎔基大聲問道：「你們來這裏幹什麼？誰叫你們來的？」「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著說。

「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們來反映情況。」人群中有人回答。

「你們有什麼問題，你們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朱鎔基停了一下，接著說，「我也沒法和你們這麼多人一起談呀！」

朱鎔基讓選代表進去反映情況。但是大家都是自覺來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認識，也從沒有想過要選代表。

「你們有代表嗎？你們誰是代表？」他又問。

這時，我已到了距離朱鎔基不過2米的地方。「朱總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奮勇地從人群中來到他身邊。

「還有誰？」朱鎔基問。

「我！」

「我！」

「還有我！」……這時大家紛紛舉手。

「人不能太多。」朱鎔基在站出來的學員中指了指我們先站出來的三個人。朱鎔基轉身帶著我們朝中南海西門走去。他邊走邊大聲問道：「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

「我們沒有看到呀！」我們幾個都愕然地回答。

4.25 朱鎔基帶我們走進中南海

他可能意識到了什麼，換了話題說：「我找信訪局局長跟你們談，找副秘書長跟你們談。」說著轉向工作人員，吩咐找人。工作人員帶我們左轉進了傳達室，而朱鎔基進中南海上班去了。

不一會，進來四位三、四十歲模樣的官員。其中一位四十多歲坐在我對面。「我們受總理委託來瞭解情況，你們先登記一下。」他說。我們三個依次報上姓名、單位和電話。我這時才結識另外兩位學員。

其中一位女學員是北大某電腦公司的職員，她首先說：「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覽》上發表污蔑法輪功的文章……」

「誰？」信訪局的那位負責人似乎沒聽清，打斷她的話問道。

「何祚庥。」我們幾個一起說。

「不就一個何祚庥嗎？！」他邊記錄邊說，語氣中透出幾分輕蔑。

「又是何祚庥？！」另一個官員低聲嘟囔。

「天津法輪功學員到雜誌社澄清真實情況，卻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儘快釋放他們。」女學員接著說。

「法輪功修煉‘真、善、忍’。我們通過修煉親身受益，就先

告訴自己的親朋好友，他們修煉一段時間受益後，又告訴他們的親戚朋友，就這樣人傳人，心傳心，修煉的人越來越多。現在，一些地方學員煉功受到幹擾，我們希望有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女學員和另一位下崗工人學員都反映了這個情況。

「還有《轉法輪》本來是公開出版發行的，但國家新聞出版署禁止出版，導致社會上出現很多盜版書。希望允許《轉法輪》公開出版發行。」我把以前寫信反映過的情況也提出來。

四位官員邊聽邊記錄。我們三個你一言我一語地又補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況。

我們還談到既然中央確定了關於氣功和人體科學研究的「三不政策」（不宣傳、不爭論、不打棍子），各級政府機關和新聞單位就應當貫徹執行。

那位四十多歲的官員說：「你們反映的情況我們將向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彙報。請你們出去後，叫大家回去，儘快回家。」

「我們反映情況主要有三點：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儘快釋放法輪功學員；二是允許《轉法輪》公開出版發行；三是希望有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臨走的時候我概括了我們的要求，並把我們帶來的幾本《轉法輪》送給他們，請中央領導閱讀。

出來之後，學員們很關心天津公安是否放人。我簡單的向站在西門口的學員介紹了情況，以及他們沒有明確表示放人。因此大家仍然在原地站著，等待著事情的解決。旁邊一直有便衣注意著我的一言一行，他們心裏可能以爲我是上訪的組織者之一，或者我是某某負責人，所以一直在跟蹤。事實上，我只是普通的煉功者之一。（幾天之後，單位同事告訴我那天晚上就有人查了我的檔案，但沒有發現我有什麼特殊經歷。）

我覺得剛才的上訪已經反映了我關心的問題。那天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於是從中南海出來不久我就回去了。

文/石采東

石采東，法輪大法弟子，99年“4.25”時在中國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2002年11月起在美國特拉華大學作訪問學者，現居紐約。

你知道嗎？

據不完全統計，1999年7.20以來的四年中，通過民間途徑能夠傳出消息的已有951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法輪功學員死亡人數已經高達1600人，全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謂「執法人員」的毒打、體罰和經濟敲詐。